

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

親愛的弟兄們：

葡萄牙 Vila Nova de Gaia 的召會是藉由我讀倪柝聲的書報開始的。一九八八年我開始閱讀倪弟兄的書，到一九九四年得著了召會的異象。我們以在 Gaia 的召會開始聚集，並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地方召會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接觸到 Arvore de Vida，也訪問了巴西。當我在巴西見證我如何藉著倪弟兄的著作，得著召會的異象時，反應相當冷淡。巴西人給人的印象是，巴西是一切事物的中心。我認識了唐懋毅，卻鮮少聽見李常受。我們在葡萄牙定期接待從巴西來訪問的工人。儘管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地方都有召會，但我卻從未聽說在南美以外還有其他的召會。

然而，因為一連串的事件，我發現原來歐洲還有其他的召會。因此，一九九七年，我寫信給唐雅川弟兄，問他關於眾召會的事，但他並沒有回應。然後唐雅川邀請我和他一同訪問歐洲其他的聖徒們。我對為甚麼唐雅川沒有告訴我還有其他的眾召會，為甚麼就在我自己得知還有眾召會之後，他才邀我和他去訪問感到懷疑。我拒絕了他的邀請。

一九九八年初，我取得西班牙 Malaga 聖徒們的聯絡方式。我立刻和他們聯絡，前去拜訪他們。他們邀請我參加一場在 Malaga 的特會，Joe Davis 和 Bill Lewallen 都在場。我參加了

那場特會，遇見西班牙和歐洲其他眾召會前來的聖徒們。藉此，Gaia 召會才開始享受眾召會的交通，並接納基督身體交通裏的眾聖徒和同工們。

儘管巴西人繼續來訪問我們，但他們的態度從未改變。他們的表現仍舊儼如巴西是一切的中心。每當他們談到任何好事，都與巴西和唐懋毅的工作有關；每當他們談到任何壞事，都與美國和同工們有關。他們總給人一個印象，主恢復的源頭是巴西，而非李常受和倪柝聲。似乎只有他們有負擔照料全歐洲，並不需要歐洲既有的眾召會，也不需要當地同工們的交通。

巴西工人傾向操縱當地葡萄牙的聖徒們，或高舉他們，或對他們另眼相待。這種作法傷害了 Gaia、Sao Joao da Madeira、和 Porto 的見證。現在 Porto 已經沒有召會的見證，只剩一對夫婦留在巴西的工作裏。當巴西人試著要將唐弟兄的書引進葡萄牙時，我告訴他們，他們需要和 Joe Davis 交通這事。儘管我們有一段時間使用『每日靈糧』，但一九九八年我拒絕了唐懋毅的出版，因為這些出版與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書報的口味不同。

於是這些巴西人不再訪問 Gaia，甚至從葡萄牙撤出了一段時間。二〇〇六年，他們回到葡萄牙，這次到了里斯本。他們不顧 Gaia 的召會，在里斯本開始他們自己的工作，包括一個訓練中心（見附件）。他們也在 Sao Joao da Madeira 和 Aveiro 作工。支持唐弟兄的人說他是李常受的繼承人。

你們在葡萄牙的弟兄

Jose Belmiro de Silva